

悠游魚缸的魚

劇情大綱：

五十多歲的宗益主任，最近常忘東忘西，忘了已吃過午餐、忘了要開會、忘了說好要替兒子繳學費。

某日，宗益還忘了去上班，由員警將他送回家。

老婆從醫生那獲知老公確實患了失智症，狀況時好時壞。老婆建議「把事情寫在記事本裡」提醒自己，可減少失智所帶來的麻煩。

宗益看著自己的筆記本，發現有個獎懲會議未開，要李小姐趕緊召集相關人員前來開會。

獎懲會議早在一周前開過，但宗益全不記得了。重複開會讓與會委員不滿，最後竟引起強烈衝突。

宗益老婆擔心老公狀況不穩，與兒子前來學校關心。

宗益老婆發現進入失智狀態的老公，正無助地蹲在地上。老婆難過的扶起他，兩人一起回想年輕時的誓言：就算年老失智，也要彼此扶持，如同魚缸裡悠游的魚。

分段大綱

第一幕

第一場：學務主任詹宗益忘了自己已吃過午飯，又想到學校側門買份河粉來吃，見職員李小姐說上魚缸裡的魚，感慨魚兒受拘束了。

第二場：宗益去買河粉途中，在校園看到青春洋溢的國中生，回想自己也曾年輕過。

第三場：當詹宗益回辦公室時，李小姐催促他趕緊去開會。但宗益卻完全不記得這回事。

第二幕

會議室外面陸續有幾位老師走出來，他們認為主任遲到太久了，不想再等下去，紛紛離席抗議。

第三幕

第一場：宗益回到家中，癱坐在沙發椅上，顯出疲態，老婆前來關心，建議早點退休好了。

第二場：宗益的兒子匆匆回家，質問父親怎忘了替自己繳學費，老婆責罵兒子別當媽寶，卻也注意到宗益近來時常忘東忘西，擔心他是否生病了。

第四幕

第一場：清早，詹宗益在學校附近的早餐車購買早餐，卻忘了去上班這件事。

第二場：宗益老婆接到學校通知說宗益沒有去上班，正疑惑時，依員警將宗益送回家。

第三場：宗益老婆向兒子說出，宗益可能罹患失智的情形。

第五幕

第一場：宗益老婆從醫生那獲知老公確實患了失智症，狀況時好時壞，與兒子決定好好陪伴宗益。

第二場：宗益一家人原本要利用假日一起外出踏青，卻發現宗益又發病了。老婆建議「以後把事情寫在記事本裡」將可減少失智所帶來的麻煩。

第六幕

第一場：宗益看著自己的筆記本，發現還有個學生獎懲會議未開，要李小姐趕緊召集相關人員前來開會。

第二場：獎懲會議早在一周前開過，但宗益全不記得了。重複開會讓與會委員不滿，最後竟引起強烈衝突。

第三場：宗益老婆擔心老公狀況不穩，與兒子前來學校關心。

第四場：宗益老婆發現進入失智狀態的宗益，正無助的蹲在地上。老婆難過的扶起他，兩人一起回想年輕時的誓言：就算年老失智，也要彼此扶持，如同魚缸裡悠游的魚。

演出時間總共約 80 分鐘

第一幕 13 分鐘（第一場 7 分鐘、第二場 4 分鐘、第三場 2 分鐘）

第二幕 7 分鐘

第三幕 10 分鐘（第一場 6 分鐘、第二場 4 分鐘）

第四幕 6 分鐘（第一場 2 分鐘、第二場 2 分鐘、第三場 2 分鐘）

第五幕 9 分鐘（第一場 4 分鐘、第二場 5 分鐘）

第六幕 35 分鐘（第一場 4.5 分鐘、第二場 17 分鐘、第三場 3.5 分鐘、第四場 10 分鐘）

* 本劇本開始 *

第一幕

第一場

地點：訓導處辦公室

人物：詹宗益、張組長（女）、李小姐

時間：中午休息時間 演出時間：約 7 分鐘

△辦公室裡主任桌子擺在舞台中間偏左，無須太多陳設，右邊有職員李小姐和組長們的辦公桌。

△主任宗益坐在椅子上，從公事包裡拿出飯盒來。張組長正坐在桌前滑手機。一旁還有職員李小姐在打電腦。

宗益：（打開飯盒，看著飯盒，自言自語的說）欸！空的？老婆怎麼了，竟然忘了給我裝午餐？（聞一聞空餐盒）而且餐盒好像也沒有洗乾淨！搞什麼啊？回家一定要好好跟她說一下，讓我帶一個沒有洗過的空便當盒來做什麼啊？

張組長：（驚訝）便當！主任～你不是已經把它吃掉了啊！

宗益：哪有！我還沒吃午餐，肚子現在還餓著呢！

李小姐：主任，你還沒吃飽，肚子還餓著啊？

宗益：吃飽？中午不吃飽怎麼行？中午沒吃飽，下午還有那麼多事情要做，怎麼能讓肚子餓著呢！張組長，你幫我看一下，我出去買個便當就回來！

張組長：主任，你還要買便當吃啊！

宗益：（笑，站起來摸摸自己的肚子）肚子餓容易讓我做不了事情！聽學生說，學校側門那兒有間新開的越式餐廳，是個越南新娘開的，有好幾道越南風味十足的菜，調味料和香料都是從越南進口的，尤其是她賣的「牛肉炒河粉」，聽說特別的好吃，味道很道地，你們吃過嗎？要不要吃，我幫你們帶一份回來？

張組長：不、不、不用了，我已經吃過了，我不用了！

宗益：李小姐，你需要嗎？

李小姐：我也不用了，我也吃過了，謝謝！主任！你要早點回來喔，下午一點半有場導師會議要開，會議是由你主持的，不要遲到了喔！

宗益：（看看時間）下午一點半的會議！還早啦，我只是去側門買個河粉，又不是真的要跑去越南買，現在才剛十二點十分，趕回來開會，絕對來得及的啦！你放心好了！哈哈！

△宗益伸個懶腰起身，準備步行到側門買河粉。

宗益：如果有人找我，請他等我一下！

張組長、李小姐：喔！

△宗益走出去又退了回來，因為他看到了李小姐桌上有個魚缸。

宗益：(看著魚缸說)你桌上怎麼會有個魚缸啊？擺個魚缸在桌上不是很麻煩嗎？萬一打翻了，不就弄得一桌子水！

李小姐：主任眼力還真好，這是我早上才剛擺上去的。是生物科的鄭老師借放在我這裡的，她說等一下就會拿到實驗室去了！

宗益：喔！這樣啊！（又仔細看著魚缸裡的魚說）被養在魚缸裡的魚～真的很可憐，整天的生活範圍只有這一小區，游來游去都是在這裡面，逃不出去，也沒有機會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

李小姐：我倒是不覺得耶！這種生活對被養在魚缸裡的魚來說，說不定不是可憐，而是一種幸福。雖然整天的生活範圍只有這一小區，只可以在魚缸裡游來游去，但在這裡面沒有危險，日子過得輕鬆自在，有什麼不好的？為什麼一定要去看外面的世界？說不定，牠根本就不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，大海波浪大、風險大，可能被大魚給吃掉、也可能被海浪沖走，這有什麼好的？

宗益：你就這麼認命？這小小的幸福就滿足了啊？

李小姐：我沒有什麼雄心壯志啦！平安就是福啊！只要能跟喜歡的人在一起，就是幸福啊！

宗益：只要能跟喜歡的人在一起，就是幸福！這句話我好像聽誰講過！

李小姐：是你老婆嗎？

宗益：好像是，也好像不是。不過～說不定等一下鄭老師把這魚缸拿去實驗室，就是為了要「解剖」它呢！對它開腸破肚……

李小姐：不會吧！這樣～這條魚也很可憐啊！

張組長：這條魚會可憐啊？那你以後都不要再吃魚肉好了！我以前還在電視節目上看過，日本的生魚片師傅把活魚的肉一片一片切下來，切快完的時候，那條魚還會動，尾巴還跳來跳去的呢！

李小姐：這麼慘忍啊！那不是凌遲嗎？

張組長：弱肉強食的世界，本來就沒有什麼事是可以評論殘不殘忍的，輸的、弱的被吃掉、被淘汰是理所當然的。海裡也是這樣吧！

李小姐：所以我才寧願待在小小的魚缸裡就好，才不要去大海被吃掉啊！

宗益：一條魚缸裡的魚，都能讓你們想到那麼多事，女人的心真是複雜啊！好啦！你們好好欣賞這條魚吧，待會兒鄭老師就會把它帶走了！（遲疑了一下）咦！我剛剛是不是有說要去做什麼事啊？我為什麼會站在這裡看你的魚缸和魚啊？

李小姐：主任～你說你要去買越南口味的牛肉河粉，你忘啦！

宗益：喔！對、對、對，我要去買牛肉河粉，我全忘了。你看看我這記性，欸！
老了啊！老了啊！

李小姐：不會啦！主任你還很年輕，是你的事情太多，太煩了吧！

宗益：那～我先出去一下囉！我去買牛肉河粉了。學務處就麻煩你們看家囉！

△宗益隨即走出辦公室。

△職員李小姐與張組長兩人看著離去的主任。

李小姐：主任最近怎麼了？

張組長：怎麼了？什麼怎麼了？

李小姐：你不覺得他最近吃很多嗎？剛剛不是才吃過一個便當，怎麼又要去買牛肉炒河粉來吃啊？

張組長：可能是主任的工作量太大了，每天在校園裡走來走去，尋這個、看那個的，一天內走那麼多趟，當然需要多補充一些食物啊！男人都這樣，我家老公也是，每次吃飯，若有他喜歡吃的，就不知道要停下筷子，所以……

李小姐：不，我覺得他會不會是得了糖尿病啊！人家不是都說，糖尿病的人吃得
多、喝得也多，我看主任就是這樣！

張組長：你管的也太多了吧！主任的老婆也是老師退休的，聽說很賢慧，會把主任照顧得很好的，如果他真的得了糖尿病，他老婆會處理的，不用你擔心啦！

李小姐：是啊！男人老了都這樣，自己的身體都不顧，都要老婆來打理，像個老太爺似的。

△李小姐和張組長看著宗益主任的背影。

張組長：希望我家那口子，以後不要變成那樣。

△燈光變暗，至全暗。

第二場

地點：校園 校園裡有一把鐵椅子

人物：詹宗益、國中學生數人

時間：中午休息時間 演出時間：約 4 分鐘

△燈光再度變亮時，場景換至校園，背景音樂響起《We all in this together》，國中學生愉快的在校園裡走動，展現青春洋溢的模樣。

△音樂快停止時，宗益主任走進來，走在校園裡來往的學生很有禮貌的向主任行

禮打招呼。

同學：主任好！

宗益：你好！你好！

同學：主任好！（學生彼此追玩著）

宗益：同學、同學！剛吃完飯不要跑，這樣會消化不良的！小心點、小心點！（自言自語的說著）學生啊，就是永遠有用不完的體力！

△宗益看著來來往往的學生充滿青春活力，也一一點頭回禮。走著走著，就坐在校園鐵椅子上休息，閉上眼睛回想後，自言自語的說。

宗益：時間過得真快啊！當年從師大數學系畢業後，就直接分發來到這個學校，從實習老師做到現在，一轉眼也二十多年、快要三十年了，這麼多年來，也沒想過要調校，許多風風雨雨也都過了，欸！看著這個學校的新校舍一棟一棟的蓋起來，同學們一屆屆的進來、畢業，孩子們也長大了，連以前的學生，李郁婷、鄭朝興都回來這學校教書，成了自己的同事，都變成李老師、鄭老師了。這裡就像我第二個家，這些年走過來，學校遇到颱風淹水、校樹倒了；學校遇到地震，震垮了天花板、牆上磁磚掉了；學校經歷家長來抗議、學生打球受傷……真的還蠻多事的！如今，我自己也有白頭髮了，老囉！老囉！

△宗益站起來走動一下，活動一下筋骨又自言自語的說。

宗益：當年，我是個才剛大學畢業、意氣風發的年輕小夥子時，看那些資深的前輩，教書教到五十歲，就覺得他們很老了，而我目前也年過半百，頭髮白了一大片啊！甚至比以前那些資深老師還要老了。（眼前一對男女學生走過）以前的校園，每天都要升旗、降旗，男生和女生一定不能在同一個班級，甚至不在同一棟教室上課，女孩清湯掛麵，頭髮剪到耳根，白衣藍裙，裙子一定要超過膝蓋以下；男生三分頭，穿卡其布衣褲，要繫皮帶，上衣一定要扎到褲子裡。（看看活潑走過的學生們）跟現在的學生，真的差很多，時代在變！時代變了啊！

△校園裡午睡鐘聲響起，學生都進教室了，舞台只剩宗益一人。他伸伸懶腰，閉著眼睛微微仰起頭。

宗益：這學校的校園幾乎都變了，人變了、校舍也變了，唯一不變的是，校園裡的這道陽光，跟三十年前一樣溫暖！（聚光燈照射到宗益臉上）

△燈光漸暗，至全暗。

第三場

地點：訓導處辦公室

人物：詹宗益、李小姐、張組長

時間：中午 演出時間：約 2 分鐘

△燈光再次亮起時，辦公室裡職員李小姐一邊看著牆上的時鐘，一邊忙著打電話。

李小姐：（對張組長抱怨，手還持著電話，對方卻一直沒人接聽）這個詹主任到底是跑到哪裡去了？吃個牛肉河粉吃了一個多小時回沒吃完啊！剛才明明跟他講好一點半要開導師會議，現在都一點四十分了，還沒看到他出現，到底在搞什麼啊？

張組長：主任剛剛不是說要去側門的麵店買河粉，應該快回來了吧！他應該是覺得帶回來吃太麻煩了，所以選擇在店裡內用，或許餐廳的人很多，要排隊，你再等一下吧，很近啦！從那裡走過來應該不用幾分鐘的時間啊！不然，你再試試看打電話給他吧！

李小姐：我打了好幾次啊！但是他都沒有接電話啊！該不會又關靜音了吧！他每次都忘記把手機聲音打開！

△此時，宗益剛好走進辦公室來。

張組長：主任！你終於回來了！

李小姐：主任啊！你怎麼這時候才回來，剛剛不是跟你說一點半要開導師會議嗎！現在都快兩點了，你趕快過去會場，不要讓那些導師們等太久了！

張組長：主任！這次是國二導師的會議，國二導師裡有廖老師，你晚一分鐘去他都有意見了，更何況遲到這麼久了。

李小姐：是啊，那個大砲型的老師，發起飆來，連我都受不了，你還是趕快過去吧！

宗益：開會？要開導師會議？你怎麼沒有跟我講？現在都快兩點了……

李小姐：我、我……

△宗益轉身要去開會。

李小姐：等等，這些資料你拿過去看一下，那是導師們事先報上來的意見。你先看看有什麼看法，好跟那些導師們說明一下。

張組長：主任，你買的牛肉炒河粉呢？

宗益：蛤？牛肉炒河粉？什麼牛肉炒河粉啊？

李小姐：先別管什麼牛肉炒河粉了，先去會議室吧！

△看著宗益主任離開了，李小姐走到張組長身邊說話。

李小姐：這個主任在搞什麼啊？剛剛明明有跟他講開會的事，才吃個炒河粉就全忘了！

張組長：看來，那個越南小吃店的老闆娘應該是有夠辣，才會把主任迷得什麼事都記不住了！

△李小姐、張組長兩個女人噗哧地笑著。

△燈光漸暗，布幕降。

第二幕

地點：會議室外面

人物：詹宗益、男女老師各兩位以上

時間：中午 演出時間：約 7 分鐘

△布幕拉起，燈光再次亮起時，會議室外面陸續有幾位老師走出來，他們認為主任遲到太久了，不想再等下去，紛紛離席抗議。

老師一：搞什麼？都等半小時了，主任還看不到人影。

老師二：真的很離譜ㄟ，竟然遲到這麼久！

老師三：從學務處到會議室才多遠，竟然要走這麼久的時間，連蝸牛都走到了吧！

老師四：如果是我的學生敢給我遲到這麼久，看我怎麼修理他。

△主任宗益匆匆趕來，拉住一位女老師問。

宗益：怎麼了？大家怎麼都走了？會議已經結束了嗎？

女老師一：結束？連開都還沒開吧！

宗益：還沒開大家就都走了？

女老師二：「主席」沒有來要開什麼會啊？

宗益：可是、可是……現在還不到兩點啊！

女老師一：兩點！我明明記得會議通知單上寫的是一點半耶！主任，你也遲到太久了吧！有的老師下一節有課，等你來了，再開完會就來不及去上課了吧！有人不想再等了，就提議散會，所以大家都走了。主任，你如果不過來，看是要派誰來代理或是取消、延期，總要講一下吧！怎麼讓大家坐在這裡枯等，浪費大家的時間啊！怪不得大家會不滿、會生氣吧！

宗益：我、我……

女老師二：詹主任，我下一堂有課，我要先走了。

△兩位女老師說完，都離開了。男老師走過來，刻意站在宗益身邊大聲的對話。

男老師一：現在是怎樣？主任就比較大啊！他是有多大牌啊？安排一點半開會，結果自己沒有出現，他自己是還在睡大頭覺吧！我可是吃完午餐就趕過來，連休息一下、眯一下眼都沒有，現在暈死了。

男老師二：是啊，真不負責任，白白讓我們等，浪費我的時間，我本來是要用這時間來改聯絡簿的，現在，什麼事都沒有做。看來今天的聯絡簿是來不及改完了。

男老師一：他是依老賣老嗎？還是老年癡呆啊？連這麼重要的會議都會忘記，老了還佔那個缺幹嘛！

男老師二：是啊，每次都說他以前怎樣、怎樣！多麼的了不起，好漢不提當年勇，他一定不是好漢，所以才會把過去的事老掛在嘴邊。

男老師一：是啊，時代不一樣了，還說什麼過去的英雄事蹟幹嘛啊！

宗益：我、我……

△宗益本要對抱怨的老師解釋，卻又停下腳步。轉而對著觀眾，自言自語的說話。燈光變暗，只聚焦在詹宗益身上。

宗益：我、我……欸！怎麼會變成這樣啊！我，我真的不記得要開會這件事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你們知道嗎？一個學務主任有多少事要忙？運動會的事、校園打掃的事、各種活動各種比賽，甚至連家長要投訴、教育局要求的事，都要我來處理。學生嫌籃球場太少不夠用、老師怪掃地區域太大沒時間掃、學校附近鄰居說學校放學時校們口的交通太亂……什麼事通通都要我來做，什麼事都是我的責任，通通是我、都是我、都是我……

△宗益低著頭，若有所思，不久又開始說。

宗益：在這所學校二十八年了，替這學校做了那麼多的事，如今，一場會議遲到，一件事就全盤被否定，被這些後輩批評得一文不值。（低著頭，若有所思，不久又開始說）以前，我當導師還被稱為「全校第一把交椅的數學名師」，我教的學生，考上第一志願的紀錄，有被打破了嗎？沒有！我當學務主任時，處理的問題學生，有再給那些導師們添麻煩嗎？沒有！家長來抱怨時，哪一件不是由我出面溝通協調的，處理得穩穩妥妥的？若讓那些年輕老師與家長對嗆，學校不上新聞頭條才怪！現在……這些功勞沒有人提，他們口中只有「會議遲到」這件事！這樣～公平嗎？

△女老師一、二從詹主任身邊出現。燈光出現兩道聚光燈，照射在女老師身上。

△背景音樂響起 rap 節奏感的音符。

女老師一、二：（以 rap 的節奏說）不、不、不，不要再提過去了，不要再提過去了，時代不一樣了！過去就讓它過去吧！此一時彼一時，不要再留戀過去了！不要再留戀過去了！

宗益：可是，可是……那確實是我曾經努力的成果啊！

△女老師一、二離開，換男老師一、二從詹主任身邊出現。

△男老師以說相聲的模式出現。

男老師一：（一手指著宗益，另一手上的折扇打開）那可是他～曾經努力的成果喔！

男老師二：努力的成果？誰認證了？

男老師一：沒，沒人認證。是他自己說的！

男老師二：那～請問是哪一個朝代的事啊？是清朝還是明朝啊？是一百年前？還是五十年前啊？

男老師一：嗯，太久太久了，抱歉，不記得了，那時候的我都還沒出生呢！

男老師二：這麼久啦？那確實是有些年代了！英國曾經有研究指出，一個人如果老是提起過去的豐功偉業，留戀過去的光榮歷史，那就是……

男老師一：就是什麼啊？

男老師二：就是～老了！

男老師一：ちへ`，那不就是「好漢不提當年勇」，這還需要研究嗎？

男老師一、二：(異口同聲)不、不、不，不要再提過去了，不要再提過去了，「往事不提，人生已多風雨」(唱起林憶蓮的《當愛已成往事》片段)時代不一樣了！過去就讓它過去吧！不要再留戀過去了！不要再留戀過去了！

△老師們紛紛離開，宗益尷尬的看著那些老師，不知該說些什麼。

△燈光暗，布幕降。

第三幕

第一場

地點：宗益的家 客廳

人物：詹宗益、宗益老婆

時間：黃昏晚餐前 演出時間：約 6 分鐘

△宗益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家中，癱坐在沙發椅上，公事包和餐袋就直接丟在客廳茶桌上。

△老婆走了出來，腰上還繫著圍兜兜，雙手在圍兜上擦著，正忙著煮晚飯。

老婆：回來啦……(看著宗益按摩著自己的太陽穴)怎麼了！今天學校裡又是事情一大堆？怎麼看起來這麼累啊？是不是又有家長去投訴什麼了嗎？

宗益：(搖頭)欸！

老婆：你嘆氣有什麼用啊！(坐到宗益身邊)來，喝杯水吧！現在的學生，越來越難教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孩子生得少，哪個不是父母心中的寶貝，多數都被

寵壞了，你何必去跟那些小蘿菠頭生氣啊！看不下去的事，少管一點，心就清一點。你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時代不一樣了……

宗益：時代不一樣了？時代不一樣了？又是這句話，什麼都可以用時代不一樣了來解釋一切嗎？

老婆：（訝異，態度轉為溫和）當然是時代不一樣啦！以前的學生對老師很尊敬，老師說什麼都對，都不會有意見，現在的學生……

宗益：不是學生的問題！

老婆：不是學生的問題！那就是家長的問題囉？

宗益：不是家長的問題！

老婆：不是學生，也不是家長的問題！難不成是老師、同事的問題？

宗益：欸！

老婆：你又跟那些年輕的老師們嘔氣啦！何必呢？你的血壓高，幹嘛跟他們生氣？

宗益：欸！當老師的人，講話的口氣竟然……

老婆：喲！你也會說出這樣的話啊！當年，我們還在師大念書的時候，是誰跑去跟人家一起抗議，說什麼政府裡的那些老國代不退休，占著職位、枯領高薪不休，是國家包袱的？當年，我們剛到學校任教時，是誰看不慣資深前輩的教學方式，說那些老老師教學不求改變、自己都不學習新的，只會體罰學生、逼學生。說那些老老師食古不化，連電腦都不會使用的啊！當年對老人家一大堆意見的人，怎麼？現在自己老了，就聽不下任何一句年輕人的意見？受不了年輕人的批評？

宗益：那不一樣？

老婆：哪裡不一樣了？

宗益：他們是直接當著我的面，數落我，我們以前也只會背後說說而已。

老婆：當面數落和在背後說有什麼不一樣，不都是表達心中的不滿嗎？

宗益：不，那態度就不對，先不論說我是主任，不論職務上的區別。至少，我也是前輩，我出來教書時，他們還在喝奶呢！他們怎麼可以……

老婆：（牽起宗益的手）你不要忘了，他們雖然年輕，但還是你的同事，不是你的學生！你不能把他們當學生看待！你不能要求他們任何事情，不能寄望他們所做的每件事都能符合你的期待，包含他們的態度。

宗益：我沒有能把他們當學生看！但～他們為人師表，怎麼可以……

老婆：欸！我們都老了，不，不要去爭了吧！放手吧！這個世界遲早是那些年輕人的！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想法和做法，不是我們能左右的。跟我一樣～申請退休了吧！退休後，無事一身輕，不是很好嗎？我們不是決策者，更不是神，改變不了什麼的！學校少了你，還是可以正常運作的，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！你執

著那些老師的態度，最後傷的是自己，改變不了任何人的。

宗益：我就是覺得很嘔，很受傷！

老婆：好、好、好，我知道你很嘔，很受傷！你受委屈了！但你還沒跟我說清楚，你為什麼受傷，那些年輕人到底哪裡惹你生氣了？說了什麼？為什麼讓你生這麼大的火呢？

宗益：這……（皺了皺眉頭，自己都忘了）欸！算了，過了就過了，我不想講了！

老婆：是啊！你都說算了，那還生什麼氣呢！別氣、別氣，別把火氣帶回家，別把火氣帶到餐桌上來。我們好好來吃頓晚餐吧！我可是煮了你最愛吃的呢！吃飯皇帝大，吃飯就要開開心心的，味道才好，才能吃得有滋有味啊！

宗益：難道妳煮的晚餐味道還不夠好啊？

老婆：我的廚藝你還不相信？

△夫妻倆笑著。

宗益：兒子不回來吃飯嗎？

老婆：他應該跟女朋友莉莉一起在外面吃過了才會回家，你就不用替他操心了。

宗益：典型有了女友，忘了爹娘的臭小子，哈哈！

老婆：還不是你遺傳給他的。

宗益：對了，（似乎想起什麼，但又記不起來）老婆啊！你……

老婆：怎麼啦？

宗益：沒、沒什麼，沒什麼。（自言自語的說）奇怪，我好像有什麼重要的事要跟你說，但又完全想不起來了，究竟是什麼事啊？欸！我這腦子不記得了、記不得了……

老婆：不記得就算了，不用勉強，等你想起來的時候，再告訴我好了。反正我一直都在。

△老夫妻倆恩愛的往餐桌方向走過去。

△燈光漸暗，至全暗。

第二場

地點：宗益的家 客廳

人物：詹宗益、宗益的兒子小凱、老婆

時間：黃昏晚餐前 演出時間：約 4 分鐘

△燈光再次亮起時，宗益坐在客廳看報紙，念大學的兒子小凱氣沖沖地從外頭走

進來。

兒子：爸！我回來了。

宗益：小凱你回來了啊！飯菜還有，你要不要去吃一些！

兒子：不用了，我跟莉莉在外面吃過了。（放下背包）爸！你是不是忘了幫我繳學費啊？

宗益：繳學費？為什麼你不自己去繳？

兒子：（驚訝）我……

老婆：（從廚房方向走出來）小凱，你回來了啊！餐桌上還有一些飯菜，還熱的，你要不要去吃一些！（看看父子僵持著，感覺不對勁）怎麼啦！才一回家，就跟你爸耍脾氣啊？怎麼了？

兒子：爸忘了幫我繳學費啦！

老婆：（生氣狀）小凱，你都十九歲，念大學了，連繳學費這種事還要你爸幫你做？丟不丟臉啊？我可不記得，我和你爸把你教育成這樣的媽寶啊！

兒子：（委屈）是爸自己說要幫我繳的，說什麼他們學校旁邊就有一間便利商店，上班時過去繳一下錢，很方便的。我又沒有要他幫我做，而且，已經快一個月了。如果他不要幫我繳，跟我說一聲，我自己會去繳錢的。

宗益：有這件事嗎？我不記得了！

老婆：你爸事情那麼多、那麼忙，以後繳學費這種小事你自己處理，知道嗎？

兒子：（委屈）又不是我要求的！是爸答應我的。自己做就自己做，現在過了繳費日期，不能到便利商店繳了，還得到指定銀行繳錢，根本是給我找麻煩！

老婆：小凱，我不准你這樣講話！這是你對爸爸說話的態度嗎？

兒子：喔！抱歉！（委屈）好～那，繳費單給我，我自己去處理！

宗益：繳費單？你有把繳費單給我嗎？

兒子：齁，你不會連我的繳費單都弄丟了吧！算了、算了，我再去學校註冊組申請一張。真是越幫越忙！

△兒子氣沖沖地走向自己的房間，老婆在後面叫著。

老婆：小凱！小凱！

△老婆見兒子未回頭，轉過身來數落宗益。

老婆：別太寵兒子了，他都念大學了，繳學費這種事讓他自己去處理，不要什麼事都幫他做得好好的，功課好有什麼用！從小，我們不就教他：自己的事自己做好，高中之前幫小凱做的事已經夠多了，現在要放手了！不然，念頂尖大學有什麼？以後他如果連基本的生活能力都沒有，那怎麼辦？虧你自己也是念教育的，不要讓小凱成了生活白癡，怎麼連這一點也看不透啊！

△老婆碎碎念著，宗益突然情緒激動，搗著頭大叫。

宗益：好了，不要再講、不要講了啦！安靜一點可不可以，安靜一點、安靜一點！

△老婆驚訝的看著宗益，停頓幾秒後。燈光漸暗，布幕降。

第四幕

第一場

地點：街道上早餐車旁

人物：詹宗益、早餐車老闆、兩名國中生

時間：早上上班前 演出時間：約 2 分鐘

△宗益走在學校附近的街道上閒晃，顯得有些茫然，走過來又走過去，毫無目的的漫步。看到人行道上的早餐車，停下腳步，準備買早餐。

老闆：咦！這不是主任嗎？難得看到主任會來買早餐耶！你要吃點什麼？

宗益：（看著黑板上的菜單，遲疑了好久才說話）一個總匯三明治、再一個麥香雞漢堡和蘿蔔糕一份。

老闆：好，一個總匯三明治，一個麥香雞漢堡和蘿蔔糕，馬上好。

△這時傳來學校鐘聲，是第一節上課鐘響。

老闆：主任，今天這麼悠閒，不急著去上班啊？

△宗益未意識到老闆是在跟自己說話，轉頭看著身後，但後面沒有人。

宗益：老闆，你、你是在跟我說話嗎？

老闆：（未針對宗益的話回答）主任，你的總匯三明、麥香雞漢堡和蘿蔔糕做好了，這杯飲料是請你的。你還幫同事買早餐啊！真是個好主任！

宗益：（滿臉疑惑）幫同事買早餐？

△宗益伸手拿那一大袋早餐，掏錢出來。

宗益：（質疑了一下）我付過錢了嗎？

老闆：還沒呢！主任，還需要什麼嗎？

宗益：（看著黑板上的菜單，遲疑了好久才說話）再一份熱狗堡好了！

老闆：熱狗堡！好的，沒問題馬上好。主任，還需要什麼嗎？

宗益：沒、沒、沒，有不用了，有不用了。

△宗益呆滯地站在餐車前等了好一會兒。兩名遲到的國中生，經過主任面前，因遲到了，害怕被罵，所以趕緊逃跑。但宗益並未說什麼。

老闆：那些小毛頭，好像很怕你喔！

宗益：蛤？（再一次付錢）早餐總共要多少錢？

老闆：主任，你剛剛付過了啊！

△宗益一臉茫然，取餐後，並沒有往學校方向走過去，反而往相反方向走。

△燈光漸暗，至全暗。

第二場

地點：宗益家

人物：老婆、宗益、警察

時間：早上 演出時間：約 2 分鐘

△燈光再次亮起時，電話鈴聲響起。宗益老婆走出來接電話。

老婆：沒去學校？主任他沒去學校？（很訝異地對著電話說）好、好、好，今天先幫他請假，麻煩你了！

△老婆掛上電話，對著觀眾自言自語。

老婆：（看看手機上的時間）都九點多了，他還沒到學校？學校剛剛打電話來說，宗益今天沒有去學校上班？他沒有去上班會去那裡呢？昨天沒有聽他說要去參加什麼會議或研習活動啊？塞車也不會塞這麼久啊！會不會在上班路上發生什麼事了？究竟是怎麼了？

△這時，門鈴響起。老婆趕去開門。警察帶著宗益回來。

警察：這是你的家人嗎？

老婆：宗益！你怎麼了，為什麼是由警察帶你回來的呢？（仔細看宗益全身上下）你沒有受傷吧！

警察：這位太太，你不用緊張，這位先生自己一個人坐在公園吃早餐，還吐了一地，我們才過去了解。

老婆：吐了一地？

警察：這位太太，你不用緊張，這位先生吐了一地，據我們了解，應該是早餐吃太多了！

老婆：早餐吃太多了？

警察：既然這位「老先生」是你的家人，就麻煩你照顧他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！

老婆：好的、好的，警察先生，謝謝你了！謝謝、謝謝！

△警察離開後，老婆攙扶著宗益做到沙發椅。

老婆：你去哪裡了啊？你怎麼了？你……

△老婆看著一臉茫然、呆滯不發一語的宗益，突然停止不說了，用手指輕輕摸著他的頭髮。

老婆：老先生！警察剛剛說你是「老先生」，你是老先生，那我不就是老太婆了嗎？我們不都才五十多歲，怎麼都老了，都是別人口中的老人家了！你看看你，白髮越來越多了！

△老婆拿起宗益手上的早餐紙袋，裡面裝了一些吃剩的早餐，還有一張購買清單，照著唸。

老婆：總匯三明治，麥香雞漢堡和蘿蔔糕，還加了一份熱狗堡！天啊！你吃了這麼多東西啊？（看著宗益）你早上出門前，在家裡不是已經吃了我煮的早餐嗎？不是吃了兩碗稀飯和煎蛋、炒青菜嗎？怎麼還去買早餐吃？你……你很餓吧！（說著說著，哽咽了）還是，你忘了你吃過早餐了？（看著呆滯的宗益）你累了嗎？先去睡一下吧，我已經幫你請假了。

△老婆扶著宗益回臥房。鋼琴音樂聲響起。

△燈光漸暗，未全暗。

第三場

地點：宗益家

人物：詹宗益、兒子、老婆

時間：早上 演出時間：約 2 分鐘

△燈光再次亮起時，兒子小凱揹著書包從房裡走出來準備去大學上課，經過父母房間，看到父親在家，而母親坐在客廳看著相本。

△背景音樂響起（齊豫的《你是我所有的回憶》音樂聲），過一會兒，兒子走了出來，音樂停止。

兒子：（自言自語）咦？爸今天怎麼沒有去上班？

△兒子走到母親身邊坐下，母親也闔上相本。

兒子：爸今天怎麼沒有去上班啊？他不舒服嗎？

老婆：（極為悲哀）他、他生病了！

兒子：生病了？感冒了嗎？媽……爸他生了很嚴重的病嗎？

老婆：我，我也不確定，但我覺得，他應該是失去記憶了！

兒子：你是說，爸他失智了嗎？

老婆：我也不確定啦！我是懷疑。他會忘了去上班、忘了已經吃過早餐了、忘了回家的路……（哽咽啜泣）會不會、會不會哪一天也把我給忘了！

兒子：媽～你想太多了啦……不可能吧！爸還不到六十歲耶，而且，爸說他年輕的時候，若不是因為家境的關係，才去念師大的。不然，以他當年大學聯考的成績，念台大都沒有問題。他一直都那麼聰明，怎麼可能會失智！

老婆：失智跟智商高低應該沒有關係。

兒子：那～會不會是因為事情太多，壓力太大，才……

老婆：我也希望是他最近事情太多了，所以才會忘了一些瑣事。聽他說最近學校有許多事情，讓他心情煩躁。

兒子：媽，在還沒確定之前，你不用太擔心啦！不然，我們帶他去醫院檢查看看啊！

老婆：他會願意去嗎？

兒子：就算不願意也要檢查一下，說不定早點治療就沒事了！

老婆：希望如此！

△母子倆相互安慰著。

△燈光漸暗，布幕降。

第五幕

第一場

地點：宗益家餐廳

人物：詹宗益、老婆、兒子

時間：早上 演出時間：約 4 分鐘

△宗益顯得很正常，一家三口一起吃早餐。

宗益：我吃飽了，你們慢慢吃，我先去上個洗手間再回來喝牛奶。

△宗益離開餐桌，往廁所走去。

兒子：媽，上次醫院的報告出來了嗎？

老婆：嗯！我昨天趁你爸上班時，去醫院跟醫生談過了。

兒子：結果如何？

老婆：我猜的沒錯！

兒子：爸真的得了老年癡呆嗎？

老婆：不要這樣說你爸！你爸是因為多發性腦梗塞而引起的海馬迴功能受損，所以容易忘記一些事情。

兒子：海馬迴功能受損？那是什麼意思啊！

老婆：詳細內容我也不是很清楚，簡單的講就是阿茲罕默症的前期。目前是有些短期記憶容易消失，有可能會慢慢惡化。

兒子：很嚴重嗎？

老婆：目前還算輕微，在壓力大的時候，有可能再復發。

兒子：這樣啊！爸又不算太老，怎會得老年痴呆症呢？但是，我看爸大多數時間都很好、很正常啊！但有時候還真的蠻盧的，忘東忘西還不承認。

老婆：不要這樣說你爸！

兒子：喔！反正醫師都說了，目前還算輕微。媽～你也不要太擔心啦！

老婆：但還是要多留意啊！

兒子：可是，我總覺得～爸那麼聰明，腦子那麼靈光，能力那麼強，應該不會得這種病吧！重點是…爸不是才五十幾歲，都還不到六十歲，又不算是老人，怎麼可能得到老年癡呆症呢！

老婆：但他還是得到了啊！

△母子倆沉默了好一會兒。

兒子：那醫生有沒有說怎麼治療，有沒有復原的機會？

老婆：輕度或中度還可以用藥物控制，但也只能減緩惡化，要痊癒的機會可能不大。

兒子：喔！既然醫生說了～爸的徵狀只是輕微的，應該沒事的，只要不讓它繼續惡化就好了。

老婆：希望如此。你要記住，不要再給你爸壓力了，這樣只會讓他病情更加惡化。像你上次學費沒繳的事，就可能……

兒子：我知道啦！我會當個聽話的乖兒子，不要給爸任何壓力。我可不希望他忘了我這個兒子。但他學校的工作怎麼辦？學校的事情那麼多，應該也有許多壓力吧！是不是辭職不做了，對他比較好？

老婆：是退休，不是辭職！我也是希望他趕緊退休，免得我一顆心都懸在那兒。

醫生說「退休」不一定是萬靈丹，萬一一下子什麼事都不做，腦子一下子放鬆了，也不見得是好事！他學校的工作難免有壓力，如果把很重要的事忘了，就麻煩了。但我還是會勸他退休了，這樣我也比較安心。只是，退休這種事，也不是今天說，明天就能退，那也得要提早一年提出申請，才可以退休。

兒子：那爸願意退休嗎？我記得他說過，要做到不能教的那一天。

老婆：我會儘量勸他的。

兒子：不然先叫爸請假，在家休息一陣子。

老婆：這～他一定不會答應的！

兒子：那現在我們能做什麼？

老婆：支持他！盡量支持他，我們可是一家人呢！

兒子：嗯！我當然會支持爸的。

△宗益正從廁所走出來。

宗益：你們在聊什麼啊？支持什麼啊？

老婆：啊！我們是在說，說……

兒子：我們是在說今天禮拜天，打算一家人一起去森林遊樂區走走，既能運動也能放鬆一下心情！

宗益：是啊！這主意似乎很不錯，我們也很久沒有全家人一起出去走走了，我也支持！

老婆：是啊，我們一家人真的很久沒有一起出去走走了！今天天氣這麼好，出去走走也不錯。

宗益：(拍拍兒子小凱的肩膀)還不是你這小子，每次放假就跟女朋友一起出門，把我們兩老丟在家裡不管。

兒子：那是莉莉一直纏著我，我不好意思拒絕啊！

宗益：是這樣喔！是女朋友一直纏著你，你不好意思拒絕啊！誰叫我們的小凱這麼優秀，跟我一樣棒，有哪個女孩子能抗拒啊？

老婆：當年我可是沒有纏著你不放喔！（對兒子說）小凱，你去把東西準備一下吧！

兒子：是！遵命！

△一家人笑得開懷，燈光漸暗。

第二場

地點：宗益家客廳

人物：詹宗益、老婆、兒子

時間：早上 演出時間：約 5 分鐘

△宗益一家人準備外出出遊。

△燈光亮起時，客廳擺了幾個背包，一家人也整裝完成。

宗益：手機記得充飽電，萬一需要用到衛星導航時沒電就麻煩了。

兒子：遵命，老爸！

老婆：我看，禦寒的外套、水壺還是都要帶著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兒子：天氣這麼熱，怎麼會用到外套啊！而且，走路運動後會更熱，根本不需要穿它啊！還有，到處都是便利商店，都可以買到水和飲料，水壺就不用了吧！帶那些東西，占空間又重耶！

宗益：你媽說的沒錯，帶著，以備不時之需！

老婆：反正都放在車上，也沒有要你背，有什麼關係！

兒子：說到車子……爸！今天車子讓我來開好不好？

老婆：小凱，你對這輛車還不熟悉，就要開車載我們，這樣好嗎？還是讓你爸來開啦！

兒子：沒差啦！我上次跟莉莉去旅行，租來的車子不是一樣不熟悉，甚至連摸都沒摸過，還不是一樣開得很順！

老婆：什麼？小凱，你開車載莉莉出去玩？這件事我怎麼不知道？你啊你，有沒有開慢一點，萬一車禍還是怎麼了，怎麼對得起人家莉莉的父母啊！誰借了膽子給你啊！你真是越來越大膽了！

兒子：那有母親這樣詛咒自己的兒子的啊？

老婆：我不是詛咒，是關心、是要提醒你，別再做那種危險的事了！

兒子：我有很多同學都有在開車啊！

宗益：不對，不對，這樣子不行，這樣太危險了！太危險了！不行，小凱！哪有高中生在開車的？再說，你沒有駕照怎麼能開上路？你還以為那是電動玩具裡的開車遊戲啊！車子撞翻了還可以再重來嗎？

兒子：我、我已經有駕照了啊！

宗益：你不要亂說，未滿十八歲哪能考駕照啊！

兒子：我、我明明考駕照過了啊！生日那天還是你帶我去考試的！

宗益：你不要再騙我了，你……

△老婆發現宗意怪異的言談，突然停下手邊的工作，看著宗益。

兒子：我……（被母親揮手阻止了）

△母子倆明白父親又進入失智狀態，看著彼此。

老婆：（故意若無其事的樣子）是啊！今天還是由你來開車好了。

兒子：（把母親拉到一邊說話）媽！爸今天的狀況好像又……今天由他來開車好嗎？

△老婆摀著嘴，看著陷入失智狀態的老公，漫無目標似地走著，心痛得快要哭了。兒子小凱拍拍母親的背。

宗益：（完全忘了全家要一起出遊的事）老婆啊！今天午餐吃什麼啊？（看到背包）小凱，你旅行用的背包為什麼放在客廳，拿去你的房裡放好啊！

△老婆以眼神示意，要小凱把背包拿進房間。然後強忍著情緒，坐在宗益身邊。

老婆：那你今天中午想吃什麼？我做給你吃！

宗益：那，我們今天中午吃紅燒獅子頭，好不好！我知道做紅燒獅子頭是有點麻煩啦！反正今天是假日，我們有的是時間，我們就一起來做吧！你、你、你，你先去拿紙筆。

老婆：拿紙和筆？做什麼？

宗益：把要做紅燒獅子頭的材料寫下來，待會兒我們一起去市場買菜的時候，才不會忘了這個，或缺了什麼啊！

老婆：對、對、對，把要買的東西記下來才不會忘記，這樣就不會忘記了。（轉頭對把背包拿回房裡的兒子說話）小凱，你那兒有記事本嗎？拿個本子和一支筆過來給我。

兒子：拿筆記本和一支筆？你要做什麼啊？

老婆：你先拿過來就是啦！

△兒子從後面出來，遞了本小巧的筆記本和筆給母親。轉身去到杯水來給父親，放在茶几上，然後坐在沙發椅。

老婆：宗益，你以後就把事情寫在這本子裡，這樣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，有哪些事情要做啊！還沒做的就寫下來，做完的就畫掉。我每天都要檢查喔！

宗益：檢查！我又不是學生，還要寫聯絡簿啊！

老婆：這不是聯絡簿，是記事本！你忘了？以前念大學時，你不都把跟我的約會地點、還有約會時間都記在一個筆記本上。

宗益：你怎麼知道？

老婆：有一次那本記事本從你的夾克口袋掉出來，我看到的啊！我說你這個數學系的高材生，怎麼會連約會這些小事都記不住，還需要用記事本記起來！

兒子：還好，現在我和莉莉的約會都用手機連絡，不用那麼麻煩。

△老婆轉身瞪了兒子一眼，暗示他別插嘴。小凱也識相的象徵性把嘴巴拉鍊拉上。

宗益：是啊！我記得、我記得。我說，我的腦子是用來記重要的理論和公式的，不是用來記跟你約會這種小事的，你還為此而不高興，說我把跟你的約會說成是「小事」而不開心呢！

老婆：是啊！我也記得，我也記得。

△老婆聽到這些，感傷得哽咽了起來。怕被宗益看到自己在哭泣，走到前面說。

老婆：為什麼這些久遠的事他都還能清清楚楚的記得？但最近剛發生的事，他卻都忘記了呢？

△兒子起身走到母親身邊。

兒子：至少，你在爸的心裡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那一部分，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！

老婆：或許，過一陣子我也會從他的腦子裡抹去了，把我給忘了吧！

兒子：不會的、不會的啦！

△燈光漸暗，布幕降。

第六幕

第一場

地點：學校學務處

人物：詹宗益、組長、職員李小姐、學生數人

時間：上午 演出時間：約 4.5 分鐘

△燈光亮起，舞台呈現的是熱鬧的學務處，組長和職員忙進忙出，有學生很有禮貌地喊著「報告」，進到辦公室與組長講事情。

△宗益看著檔案夾，拿著檔案夾走到前面，自言自語的說。

宗益：校園裡還是一片祥和，同學們努力的學習，老師認真的教導，這樣的教育環境，正是我所期望的，不管外面的環境怎麼變化、社會如何的混亂、世界怎麼轉變，校園還是最單純、最和諧的地方。我在教育界裡也快三十年了，真慶幸自己選擇了最棒的工作。

△宗益講話時，身旁還有幾位學生經過，很有禮貌地跟宗益打招呼，說聲「主任

好！」而宗益也很客氣的回禮。

宗益：同學，你在忙什麼呢？

學生：報告主任，我要把這疊聯絡簿拿到導師桌上，給他批改。

宗益：學生還是最純真的！

△宗益看到學生手裡拿著聯絡簿，似乎想起了什麼，從自己的口袋裡拿出一本筆記本。

宗益：聯絡簿啊聯絡簿！老婆把我當成了小孩子一樣，拿這個記事本給我，要我把大大小小的事全都記在上面。這倒是不錯的主意，有了這個本子，我就不用花腦筋去記那些雜事，也不用擔心會忘記什麼了。欸！我也老了，年過半百了，記憶力真的不如以前了。上次還因為吃過了便當，還要去買牛肉河粉當午餐的事而被同事笑，說我胃口太大了，要吃兩人份的午餐才會飽，真是丟臉啊！哈哈！

△說完，一旁的職員走過來跟宗益報告事情。

李小姐：主任，剛剛廖老師過來，說有事要跟你商量！

宗益：廖老師？廖老師他又有什麼事啊！

張組長：會不會是為了他們班上那個問題學生吧！那個名叫黃彥融的同學，好像問題蠻多的，老是在闖禍呢！

宗益：黃彥融同學！（思考了許久才想起來）喔，我想起來了，那個高高黑黑的男孩嘛。欸，其實那孩子也沒有多壞，只是不愛念書、功課差了點罷了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廖老師就是無法接受這樣的孩子！一點點小事就要記他過，怪不得人家家長老是來抗議！

張組長：是啊！每個小孩都有每個孩子的特點，不一定要會念書啊！我看過黃彥融那個孩子，並不是什麼凶神惡煞的壞學生。

李小姐：聽說那個孩子都不寫罰寫！

宗益：罰寫！廖老師動不動就罰他寫一百遍，那孩子怎麼受得了，當然～最後就選擇放棄啊！

李小姐：是啊！我也聽說了，數學罰寫再多次，不懂還是不懂啊！罰寫那麼多遍有什麼用啊？

宗益：沒錯，況且現在這個時代，罰寫太多次實在不妥啊！很容易被家長質疑，萬一被投訴，後果可麻煩了。

李小姐：我那個年代都沒有罰寫那麼多遍啊！罰寫一百遍，要寫到民國幾年啊？回家後都不用睡覺，寫罰寫就寫到天亮……欸！我真不知道，你們當老師的是在想什麼？

張組長：我也是當老師的，我可沒有這麼做喔！

李小姐：抱歉！我不應該一竿子打翻一條船。（轉身面對主任）主任，麻煩你有

空再跟廖老師聯繫說明一下吧！

宗益：嗯，我知道了！

張組長：廖老師一路走來聽說都是學霸，上第一志願高中、念台大數學系，功課好得沒話說，當然無法體會那些功課差的孩子的心情。

李小姐：他周圍的朋友、同學們，應該也都是功課很好的人吧！

宗益：沒錯！所以他完全不能理解，有些孩子就是無法弄懂那些數學。

張組長：廖老師說，學生要把功課弄好就是本分，說的是沒錯，但黃彥融同學就是做不到啊！

宗益：黃彥融、黃彥融同學……

△宗益突然想起好像有事未做，趕緊拿出記事本，看到廖老師班的黃彥融還有個記大過會議還沒開。

宗益：（站到舞台中央，拿著本子對著觀眾說）廖老師班的黃彥融的記大過會議待開！我有記在這個本子上。萬一忘了，廖老師那個年輕人一定又要大發雷霆，說三道四的。真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，講話的口氣怎麼都這樣！得理就不饒人。當年，教師甄試面試時，看他年輕有為，講話很客氣、很有禮貌，誰知道進來學校沒幾年，就原形畢露，動不動就要抗議、動不動就要對行政人員破口大罵，好像在對學生說教一樣。當初要是知道他的脾氣這麼暴躁、這麼容易跟家長起衝突，就不應該找他進來我們學校的！在校園裡，若是聽到有學生說話的口氣跟他一樣囂張的，一定是他班上的，真的「身教」的影響太巨大了！

△宗益走到李小姐座位旁，對著職員李小姐問。

宗益：李小姐，你幫我查一下，今天中午五樓那間小型會議室有人使用嗎？

李小姐：我看一下（查看電腦後說）沒有，今天一整天小型會議室都是空的，都沒有人使用。

宗益：那你幫我通知一下，今天中午午餐後請廖老師和國二的年級導師，還有學生獎懲委員一起到小型會議室開會。

李小姐：「今天中午午餐後，找廖老師和國二的年級導師，還有學生獎懲委員一起到小型會議室開會。」是嗎？好的，沒問題！

△燈光漸暗，至全暗。

第二場

地點：學校小型會議室

人物：詹宗益、廖老師、國二級導師、獎懲委員三人；大學時期的宗益與老婆、年輕的男老師（象徵初任教職的宗益）、國中生數人、壯年的男主任（象徵初為主任的宗益）

時間：上午 演出時間：約 17 分鐘

△燈光亮起，舞台換成了長型會議桌，除了宗益主任外，還有廖老師、國二的年級導師們，和學生獎懲委員數人。有人顯得意興闌珊，提不起勁；有人臨時被叫來開會，不滿情緒寫在臉上。

委員一：為什麼今天中午要開會啊？我們怎麼老師在開會啊？我們到底是來當老師的？還是來學校開會的啊？

委員二：是啊！上週不是才剛開一次會？這一周又要再開一次！但是這一次，我沒有接到開會通知單啊！

級導師：應該是國二學生有什麼急事吧！（看看周圍的人）只找我們國二的相關人員，國一和國三的級導師都沒來耶。

委員三：這屆國二學生怎麼有那麼多問題啊？上週那次也是國二的！

委員一：又是廖老師班上的學生嗎？

委員二：可能是吧！可是～怎麼沒有學生犯錯的相關資料？沒有發學生犯錯的相關資料給我們，我們哪知道發生什麼事了？

委員三：應該是臨時的，還來不及把印資料印出來給大家吧！

委員一：臨時的？有那麼嚴重嗎？再說，才幾個人參加會議，印個十張紙有那麼麻煩嗎？

委員二：到底是什麼大事啊？

級導師：沒聽說耶！我什麼都不知道啊！你不要看我，這會議不是我提議要開的，有問題自己去問主任！

委員三：廖老師，你們班又出什麼事了嗎？

廖老師：（原本低頭滑手機，顯得很不高興）什麼叫我們班「又」出事了！你這樣講，好像我們班常常給學校添麻煩似的，暗指我帶班不力嗎？還是我的班級經營出了問題？我們班很好啊，哪有什麼事？

委員一：沒事？沒事最好！沒事幹嘛要集合大家來開會？

委員二：好啦，好啦，現在猜測也沒什麼意義，待會兒看主任怎麼說。

委員三：會不會是你們班又出事了，但你不知道？

廖老師：怎麼可能！我對我們班的一切都很清楚的，大大小小的事全都瞭若指掌！我沒有那麼差勁，沒那麼狀況外好不好！（看看時間）主任最好不要再像上次那樣，遲到半小時以上，不然我就要翻臉了！

委員一：會不會是有家長又投訴到主任那裡去了？

廖老師：投訴到主任那裡去了？不會吧！最近，我們班都很好、很平順啊！

級導師：很難說，現在恐龍家長那麼多，動不動就對老師、對學校不滿，只要不

合家長的意思就告到教育局去。特別是老師講的話，小孩子回去轉達時，稍微扭曲一下，就全變成我們的錯，說什麼我們對學生言語霸凌。

委員二：可能喔！現在少子化，很多家長都把孩子當成皇帝侍候，我們可惹不起啊！

委員三：對喔！上次好像是決議給你們班的黃同學記大過，會不會是家長收到通知單不滿意，所以……

廖老師：黃彥融同學被記大過是他罪有應得，家長有什麼資格不滿意？

△宗益走了進來，大家都先閉嘴，靜待宗益主任的說明。

宗益：今天麻煩各位前來開會，還耽誤大家中午休息時間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

委員一：主任啊！今天臨時把我們集合起來，有什麼大事啊！

宗益：臨時？今天的會議不是很早就確定了嗎？怎麼算是臨時的？

委員二：有嗎？我沒有收到通知單啊！

委員三：我也沒有！

級導師：主任，你確定之前有發過通知單嗎？我也是沒有任何通知喔！

廖老師：不管有沒有通知單啦！今天會議的目的是什麼？怎麼不讓我們先知道？幹嘛搞得神神秘秘的！

宗益：廖老師，你這樣說話不太好喔！今天的會議就是為了你們班的事而開的啊！

廖老師：為了我們班的事！你是說，我早上去找你的事？

宗益：你早上有來找我？

廖老師：怎麼～學務處裡的人都死光了，都沒有人看到我去找你，也都沒有人跟你講嗎？早上去找你，我只是要問一下，有學生的家長因新冠疫情而被匡列，但不是學生本人，我是想知道，我只是想知道那學生需不需要請假在家，需不需要跟學校通知。這麼簡單的事情，有必要集合大家來開會嗎？這、這未免太小題大作了吧！你是吃飽沒事做嗎？

宗益：「我吃飽沒事做」！（有些生氣）你一定要用這樣的口氣說話嗎？什麼我「我小題大作」、什麼「學務處裡的人都死光了」，年輕人～你為人師表的，講這樣的話，能聽嗎？難道你對學生也是這樣尖酸刻薄嗎？虧你還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，你是這樣教育下一代的嗎？

廖老師：這樣教育下一代？我不是這樣教育下一代！我是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！

宗益：你這是在暗指我是鬼嗎？

廖老師：你是不是鬼我哪知道？你自己心裡清楚！

宗益：你、你……

委員一：好啦！主任你和廖老師的恩怨，你們私底下再去吵，我們今天的會議要討論什麼，我們先處理好不好？

宗益：（生氣）我和廖老師私下沒有什麼恩怨，也不需要私底下去吵什麼，我只是就事論事，沒有針對誰！

廖老師：你現在就是針對我啊，就是在說我啊……

級導師：stop！你們先停止這個話題好不好，先把會議開完再說，不然再拖下去，就沒完沒了啊！

委員二：是啊！我下午第一堂就有課，為了這個會議，我連休息時間都沒有耶！

委員三：我也有課，等你們吵完，我第五堂課也都不用上了！

廖老師：好，我也懶得跟你講什麼了。我們就事論事，如果不是為了我早上去找你的事，那～主任你說說看，我們班還有什麼「大事」？要麻煩你這個「大」主任，犧牲午休時間來處裡，要臨時把我們大家全都集合起來開會？要我們大家來開這個重「大」的會議？（不斷強調「大」）但我先申明，這個會議不是我要求要開的，主任你不要把帳算在我頭上喔！

宗益：廖老師你、你……算了！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二年五班黃彥融同學記大過的事！

廖老師：記大過！我們班黃彥融同學記大過，又是為了哪一件啊？

委員一：怎麼？你們班的學生要記大過，你不知道嗎？

廖老師：我怎麼可能不知道，我們班的黃彥融同學常常犯錯被記過，根本是生活日常了，他的犯的每一件錯事我都清清楚楚，但記大過非同小可，所以我才要問清楚，到底是哪一件事啊！

委員二：記大過有什麼用？反正孩子記大過後還是可以順利畢業啊！對他根本沒有什麼嚇阻作用！

級導師：也對啦！記過對某些學生來講，一點用也沒有，不管是記大過還是小過，他不痛不癢，過幾天忘了，還會再犯的。

委員三：既然記大過沒用，那幹嘛還要記過？幹嘛還要開會？

廖老師：至少，讓其他同學有警惕的作用，像我們班黃彥融同學那種厚顏無恥的人，畢竟還是少數，許多家長還是不希望孩子留下記過紀錄的。

宗益：（輕拍桌子提醒）你們到底說完了沒有？要不要聽我說明啊！

委員一：好啦！好啦！早點講一講，快點把會議開一開，不要再耽誤大家的時間了啦！

委員二：現在都快接近一點了，到底是什麼內容都還沒提。

宗益：就二年五班黃彥融同學，攜帶電子菸來學校炫耀的事！

廖老師：黃彥融同學又攜帶電子菸來學校嗎？是哪一天的事啊？

委員三：天啊！才國中二年級耶就學人家抽電子菸，真的很糟糕！

委員一：電子菸！電子菸長什麼樣子，怎麼抽？我還真的不知道耶！

委員二：我也不知道！

委員三：你們先停一下，今天要討論的事不是電子菸，是黃彥融同學。

級導師：那導師都不管的啊？

廖老師：這怎麼能怪導師？這是家庭教育的問題吧！

委員一：家長確實是要占大部分的責任！

委員二：是啊！小孩有錢買電子菸，還不是家長太寵了，給的零用錢太多了，聽說電子煙也不便宜耶。

委員三：我也聽說電子煙一隻要好幾千元，現在的小孩子竟然買得下去，那天拜拜，我連一隻要五百元的雞，都捨不得買……

委員二：哪裡的雞要賣五百元以上，太貴了吧！

委員一：我只知道雞蛋漲價了，不知道連雞肉也漲了！

級導師：停！停！停！今天是討論電子菸還是討論菜價啊？你們也差不多一點！能不能先停下你們那些無聊的話題，不要再又開主題了，OK！

廖老師：（憤怒）黃彥融這學生真的是找死，上次才因為帶電子菸來學校，被我發現而記大過，又再犯了，真是犯賤！主任，你說的是今天嗎？

宗益：今天？不、不是，就上次（拿起手上的紙看清楚），就三月十五日那天，下課時間在學校勤勉樓轉角廁所那裡拿出電子菸來玩，這、這不是廖老師你自己送過來的記過單嗎？今天的會議就要表決一下，看看是不是要依照你的建議做決定，給黃彥融同學記大過。

廖老師：三月十五日那天？黃彥融三月十五日那天下課時間，在學校勤勉樓轉角廁所拿電子菸的事！（憤怒拍了桌子）主任，這件事不是在上周已經結案了，為什麼又要開一次會議呢？

委員一：上周已經結案了！好像對耶！我記得上周好像也開過一次同樣的會議，也是討論二年五班黃彥融同學記大過的事！

委員二：我也記得，廖老師難不成你又反悔了？所以又要開這次這個會議。

廖老師：我～我沒有反悔啊！我以為事情就照會議結論去辦理了啊！

委員三：到底是不是同一件案子啊？日期一樣嗎？廖老師你都沒有搞清楚嗎？

廖老師：（憤怒）這關我什麼屁事啊？又要浪費時間開會的是主任你！（對在場

其他人說)你們有意見,應該問他(指著主任)才對啊!

△除了主任外的在場所有人,越說越激動,語氣越不好。

委員一:如果真是這樣,那就是主任你的問題啊!

委員三:這倒是,主任啊!為什麼同一件事還要再開一次會啊?

委員一:如果是同一件事,就沒必要在開一次會了啊!我記得上次的會議大家一致通過,是要記大過乙次吧!

委員二:是啊!依校規規定,帶電子菸來學校,就是要記大過,這沒有什麼讓步的空間吧!

委員三:難不成是家長又來吵,所以,主任你就讓步了嗎?

委員一:怎麼可以這樣?不能讓步啊!

級導師:主任,你不可以這樣子啦,家長一有意見,我們學校的原則就不管用了!

宗益:(憤怒)沒有、沒有,絕對沒有家長來學校要求我什麼,你們怎麼可以沒憑沒據的亂講呢?

△宗益說完,全體安靜一下子,隨後,委員們又開始有意見了。

委員三:我們不是沒憑沒據的亂講,只是提出我們的質疑!

委員一:對啊,既然沒有什麼外力介入,沒有什麼外力影響,那為什麼要再重新開會一次呢?

委員二:是啊!為什麼要再重新開會一次呢?

廖老師:(憤怒)如果沒有家長來學校要求你什麼,如果你沒有答應家長什麼,那為什麼要再重新開會一次呢?沒緣由的浪費大家的時間,顛三倒四的,這不是老番癩是什麼?

宗益:(憤怒)廖老師,我希望你把老番癩這句話收回去,你為人師表,怎麼輕易說出這樣的話來呢?你不懂得敬老尊賢嗎?我在教書時,你還在包尿布、還在念幼兒園吧!

廖老師:(憤怒)又來了、又來了!老人家每次都講一樣的話,什麼我在工作時,你還在包尿布、還在念幼兒園!這種老掉牙的話到底要講幾遍啊!「為人師表」,為人師表!當老師的人就不能表達自己的意見,就一定要被你這個「大」主任牽著鼻子走嗎?「敬老尊賢」!你除了比我們老以外,哪裡「賢」了?自己做的決定,我們都不能過問、都不能知道嗎?那你有尊重過我們獎懲委員會的委員嗎?有尊重過導師嗎?

宗益:(憤怒)你不要惡意中傷我喔!你、你……

△在場人員的爭吵聲,讓宗益瞬間腦子一片空白,獨自走到前面,後方的委員們像是被點了穴一樣暫停所有動作和爭論,時間像是停止了一樣。

△燈光漸暗，只留下聚光燈聚焦在宗益身上。宗益擣著頭，緩緩走到前面。

△寧靜的舞台只出現水滴聲，寂靜中滴答、滴答的想著。

宗益：(類獨劇)現在、現在是發生什麼事了呢？怎麼一片吵鬧聲？吵得我頭疼！他們、他們是誰？他們在吵什麼啊？(再次擣著自己的耳朵，有些痛苦狀，在舞台上走來走去)我、我現在在哪裡？我在做什麼？我為什麼跟他們在這裡爭吵呢？發生什麼事了？他們是在罵我、在指責我嗎？

△以燈光變化，表示進入另一個宗益冥想的時空裡：宗益以獨劇的方式，在舞台前方漫無目的地走著，如同行屍走肉般。

△前方燈光亮起，搭配背景音樂(齊豫《春天的故事》鋼琴樂，顯現祥和的對比)。有三組人(以舞劇的方式呈現，沒有台詞)緩緩地橫越舞台，宗益想伸手去抓、去觸摸卻都碰不到：

第一組：年輕的一男一女(象徵宗益與老婆大學時期)一手抱著書本，一手牽著彼此，親密、愉悅地走過。

第二組：年輕時的男老師(象徵初任教職的宗益，充滿活力)前圍著一群國中生，愉悅地跟著老師走過舞台。

第三組：壯年時的男主任(象徵初為主任的宗益，充滿熱血)拿著卷宗夾與女職員一邊討論事情，一邊走過舞台。

宗益：這、這是，這是……

△一聲雷響，將所有人驚醒，嚇壞了宗益。

△突然，後方靜止的委員們(廖老師、級導師、三個獎懲委員，共五人)全醒了，對著宗益指責，聲音極吵。

△宗益走回會議桌的前方，對鬧聲感到極端不滿。

宗益：(敲著會議桌前的白板)安靜！安靜！

△宗益見五人繼續吵鬧，竟失控地拿起白板擦往前丟，丟到了其中一個委員。

委員一：幹嘛啊？怎麼丟起東西來了？你差點打到我耶！

委員二：主任，你是有病是不是？竟然使用暴力！

級導師：有話好好講！有話好好說啊！

委員三：瘋子是不用跟他講道理的！

△委員三撿起白板擦準備往宗益方向丟過，去被級導師拉住。

廖老師：你發什麼神經啊？說不過人家，就用丟東西的，神經病啊！

△聽到同事的指責，受到刺激的宗益，又失控的把桌上的礦泉水給丟了出來，瓶蓋已被打開，水全噴灑了出來。

委員一：幹什麼啊？

委員二：唉啊～～我的衣服都濕了！

委員三：要不要找警察來啊！

級導師：校園裡竟然會發生這樣的事，太離譜了，太離譜了！

廖老師：要打是不是啊？我還打不過你嗎？

△廖老師站起來後，其他人也跟著站了起來。

△五人此起彼落地罵著：「你是怎麼當主任的？」、「主任就了不起嗎？」、「你是不是被家長威脅利用了？」、「會議章程可以說改就改嗎？」、「你還有沒有擔當啊？」、「這樣不是老番癩是什麼？」、「為什麼要浪費大家的時間呢？」、「沒事重新開會幹嘛啊？」、「怎麼會丟水瓶呢？」、「是在耍流氓？」、「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啊？」、「主任是不是瘋了啊？」。

△廖老師和另一個老師過去要抓住宗益，但被掙脫了。

宗益：不要抓我、不要抓我，（失控大叫）我不記得了，我不記得了！我什麼都不記得了，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，我不知道！我不知道！我什麼都不知道！我什麼都不知道！

△惶恐不已的宗益，受不了指責而蹲下身子，但五人依然不放過，依舊指責不停。

△聲音漸小，燈光漸暗。

第三場

地點：學校學務處、小型會議室前

人物：詹宗益、老婆、兒子、李小姐，大學時期的宗益和老婆

時間：上午 演出時間：約 3.5 分鐘

△燈光只亮起聚光燈，照在舞台左前方。宗益老婆和兒子小凱趕來學校。

△左前方是宗益老婆、兒子及職員李小姐。

老婆：（慌慌張張）宗益呢？宗益呢？

李小姐：主任？主任他應該是在小型會議室開會吧！他剛剛說要……

老婆：小型會議室！小型會議室在哪？怎麼走？

李小姐：從這裡直走，再左轉，搭電梯或走樓梯到五樓就到了！

老婆：好、好、好，從這裡直走，再左轉搭電梯或走樓梯到五樓就到了！直走，再左轉搭電梯或走樓梯到五樓就到了！

△兒子跟著母親往前跑。

兒子：媽！你不要那麼緊張啦！

老婆：我有不好的預感，你爸一定遇到困難了！我的心跳得很快！

兒子：媽！你想太多了啦！爸只是輕微的症狀，不會有什麼事的啦！你這樣匆匆趕到學校來，讓他的同事看到了，會讓爸很難做人耶！

老婆：（自言自語的念著）左轉搭電梯或走樓梯到五樓就到了！搭電梯或走樓梯到五樓就到了！

△燈光亮起來，舞台中出現的是蹲下身子的宗益，五人在旁依然碎念著，依舊指責不停。

老婆：（見到宗益痛苦模樣趕緊過來他身邊）宗益！宗益！

小凱：你們怎麼了？為什麼對我爸這樣兇呢？

委員一：你是主任的兒子啊？你爸是怎麼了，好像怪怪的！

委員二：不是怪怪的，是故意假裝忘記！

委員三：不是假裝忘記，是故意找我們麻煩，要我們犧牲中午時間來開這什麼莫名其妙的會議。

委員一：他剛剛還拿白板擦丟我們呢！

委員二：還有水瓶呢！

委員三：他以為大家都閒著沒事，閒閒沒事，陪他在這裡演這場鬧劇啊？

廖老師：我看他是在裝瘋賣傻啊！

級導師：他應該是找不到台階下，所以才會惱羞成怒使用暴力吧！

委員一：這真的太離譜了，太離譜了！

委員二：丟板擦，還丟礦泉水！他以為這是哪裡啊？這裡是學校耶！

委員三：他以為這裡是立法院還是市議會啊？竟然亂丟東西。

級導師：這裡可是學校耶，他有沒有搞錯啊！

廖老師：這不是老番癲是什麼？

委員三：有病就要看醫師啊！

△五人在旁碎念時，宗益皺著眉頭，顯得很狀況外，像是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！

兒子：好了！好了！你們不要說了！不要說了！

△老婆緊緊抱著宗益。

兒子：（大聲地說）我爸，他真的生病了，他生病了，他失智了，他不記得了，

很多事都不記得了！

五人：啊？（異口同聲）失智！

級導師：怎麼會……

△一旁的五個人聽兒子這麼說，全都安靜了下來。

△燈光快速變暗，至全暗

第四場

地點：學校小型會議室前、三十多年前師大校園

人物：廖老師、國二級導師、獎懲委員三人、詹宗益、老婆、（另一組演員）年輕就讀大學的詹宗益、老婆

時間：上午 演出時間（含音樂）：約 10 分鐘

△燈光亮起，只有聚光燈，照在宗益和老婆身上，兩人緩緩站起來，走到一旁類似公園的長鐵椅上坐下。廖老師、國二級導師、獎懲委員三人，以及兒子只當背景，燈案後離開。

△音樂輕輕地響起三十年前張雨生的流行歌曲：《一天到晚游泳的魚》

△背景投影出魚缸裡悠游的魚，舞台上燈光呈現柔和的海底世界。

△老婆輕輕地扶著宗益的手，溫柔的說話。音樂聲漸小，但沒有停止。

老婆：宗益，你還記得嗎！曾經有一條悠游自在的魚、一直想往大海游去……

宗益：悠游自在的魚、一直想游到大海？

△照在宗益和老婆身上的聚光燈漸暗，燈光緩緩轉換到前方，三十多年前年輕的宗益和老婆（另一組演員），正在師大校園約會。

宗益：今年就要畢業了，然後就要去學校實習，實習一年後，明年七月底也要入伍當兵去了！

老婆：你幹嘛想那麼多啊！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走就好了啊！我們師範體系一畢業就有工作，這沒什麼不好啊！

宗益：按部就班地走？那不就像是養在魚缸裡的魚一樣，在一定的空間裡存活，講好聽是不用擔心未來，實際卻是都被框架框住了。

老婆：被框住了！沒有那麼嚴重啦！而且，你知道嗎？書上寫說，「魚」是腦容量很少、很少的動物，根本不會想那麼多，根本不會覺得自己被框住了，被約束住了！他根本就不會在乎是生活在魚缸，還是生活在大海！他只要有得吃，可以游泳就很快樂了！

宗益：有得吃，就很快樂了！那不是很可悲嗎？還好我不是魚，不然，我還是會

在乎是生活在魚缸？還是生活在大海裡？不能像老鷹一樣翱翔於天際，不能像黑豹一樣奔馳在大草原，那會多痛苦啊！除非我得了老年癡呆症，忘記了所有的夢想，我什麼都不記得了的時候，應該才會安心地待在魚缸裡吧！但那時候，我應該也老到哪裡都去不了了！你想想，如果一輩子都在一個小小的魚缸裡生活，完全沒有機會到外面看看，連海有多大、有多深都不知道，那不是遺憾嗎？

△背景音樂為三十年前 beyond 的《海闊天空》。

宗益：不管我活到幾歲，一定都要海闊天空的四處遨遊，把我的記憶體裝得滿滿的，記錄下所有大事、小事，在老得走不動時，再一一拿出來回味。

△音樂聲漸小。

老婆：把記憶體裝得滿滿的，聽起來很不錯。但～這樣會很累吧！

宗益：哪會？聽說，愛因斯坦的腦子皺褶不少，但平滑的部分還有很多，那就表示還有許多腦容量未被使用，那不是太可惜了嗎？腦子不用，什麼事都記不得了，那不就跟白癡一樣，活著一點意義也沒有嗎？

老婆：不會啊！沒什麼好遺憾的，如果可以跟親愛的人在一起，記憶體裡只要有對方存在，那就足夠了，就算在很小的空間，那也會很幸福！很快樂的！我幹嘛去了解海有多大、有多深？對我來說，那沒什麼意義啊！

宗益：那～那我是那個～可以讓你感到很幸福！很快樂的人嗎？

△兩組人（年輕時和年老的宗益和老婆）分別站在舞台左右兩邊，同時彼此看著對方。

△音樂（Shane Filan 的《beautiful in white》）輕輕、小聲地響起，過一會兒聲音變小，兩人再開始對話。燈光先在年輕組身上，年老組仍有微弱的光。

老婆（年輕組）：如果，如果我老了，我的記憶只剩跟魚一樣剩一點點，腦容量跟魚一樣少……當我老得什麼事都不記得了，你還會照顧我嗎？

宗益（年輕組）：嗯！我想想，讓我考慮一下。

老婆（年輕組）：（撒嬌狀）討厭啦！你這樣的意思是不是表示，當我老了，得了老年癡呆症時，你就不要我了！

宗益（年輕組）：如果你得了老年癡呆症，你就不認得我了，根本不會在乎我要不要你了！

老婆（年輕組）：這樣講，好像也有道理。

△燈光換到年老組身上，年輕組仍有微弱的光。

老婆（年老組）：如果，如果你老了，你的記憶只剩跟魚一樣剩一點點，腦容量跟魚一樣少……當你老得什麼事都不記得了，我還會照顧你的，會一直照顧你到我無法照顧你為止！

宗益（年老組）：嗯！我想想，讓我考慮一下。

老婆（年老組）：（疑惑）為什麼！你還要考慮什麼呢？

宗益（年老組）：當我老了，得了老年癡呆症時，你可以不要我了！你就可以再去找你自己的快樂。如果我得了老年癡呆症，我就不認得妳了，根本不會在乎你要不要我啊！

老婆（年老組）：我的快樂就是你，只有你才是我快樂的因素……

△兩組老婆低著頭，宗益看著對方。

△音樂（《memory》演奏聲）小聲地響起，過一會兒年輕組再開始對話。

宗益：（拉起老婆的手）不管以後變成怎樣，就算我們的腦袋不靈光了，像魚一樣沒有幾 cc 的腦容量，只要記住對方，我們還可以當自在悠游於魚缸的魚啊！有彼此當伴就好了！

老婆：嗯！

△年輕組夫妻兩人清唱著張雨生的《一天到晚游泳的魚》。

△年輕時兩人身上的燈光漸暗，光線轉移到坐在公園的椅子上年老組的兩人。

△宗益依然恍神，老婆牽著宗益的手，緩緩地站起來。

老婆：我們回家吧！不管以後變成怎樣，就算我們的腦袋不靈光了，像魚一樣沒有幾 cc 的腦容量，只要記住對方，我們還可以當自在悠游於魚缸的魚啊！有彼此當伴就好了！有彼此當伴就好了！有彼此當伴就好了！

宗益：回家囉！回家囉！

△《memory》音樂響起越來越大聲，燈光漸暗至全暗。

△布幕降！

----全劇終----